

結 婚

第

一

幕

獨身漢的房屋

登場人物

安小姐——一位待嫁的商人女兒。

潘太太——安小姐的孀母。

費媒婆

鮑國新——某機關的祕書兼收發主任。

柯慈甫——鮑國新的朋友。

柏維基——法院承發吏，綽號炒雞蛋。

路金——退職軍官

芮華生——海軍人員

杜絲——女僕

史達國——百貨公司的商人

高陞——鮑國新的僕人

共計十八人

第一場 鮑國新（獨自躺在沙發上，口裏啣着烟斗。）

鮑 一個人在空閒的時候想來想去，總覺得一定要討個老婆才像樣。真是活着，活着，活得自己都有些不耐煩起來了。現在又過了一個月，一切都已經準備完畢，媒婆也上門三個月了，弄得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第二場 鮑國新與高陞

鮑 媒婆來過沒有？

高 沒有。

鮑 裁縫店裏去過沒有？

高 去過。

鮑 那件結婚禮服在縫嗎？

高 在縫。

縫得很多了嗎？

很多了，已經在縫鈕扣了。

你說什麼？

我說：已經在縫鈕扣了？

他沒有問過老爺要縫禮服，有什麼用？

沒有問。

也許他說過，不是你們老爺想娶親嗎？

沒有說過。

你看見他店裏有別的結婚禮服嗎？是不是他也在代別人縫？

他店裏掛着不少結婚禮服。

不過那些衣服的面子也許比我的壞。

是的，您的那件好看些。

鮑 你說什麼？

高 我說：您的那件好看些。

鮑 算了，他沒有問老爺爲什麼要用這種面子縫衣服？

高 沒有問。

鮑 他難道一些都沒有說過，是不是你們老爺打算娶親？

高 沒有，沒有說過。

鮑 可是，你說過我的官銜，和在什麼機關裏辦公沒有？

高 說過。

鮑 他怎麼樣？

高 他說：要好好兒做。

鮑 好了，現在你去吧。

（高陛下）

第三場 鮑國新（一人）

鮑 我的見解是穿藍袍黑掛好像顯得正派些。穿顏色淺的衣裳，有點孩子氣，只

配給那些書記官和一些小脚色穿罷了。品位高的應該守那個……那個……該

死！我怎麼把這名詞忘了！很好的一個名詞，居然竟會忘了！不過不管怎樣，祕書的地位總不小，勝過一個縣知事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第四場 鮑國新與高陞

鞋油買了沒有？

買了。

在什麼地方買的？是我對你說的，大新街上那片小店嗎？

是的。

怎麼樣？鞋油好不好？

好。

鮑 高 鮑 高 鮑 高

鮑 你有沒有拿皮鞋油試擦過一下？

高 已經試擦過了。

鮑 怎麼樣？亮不亮？

高 亮倒是很亮的。

鮑 他賣鞋油給你的時候，有沒有問，老爺要鞋油做什麼用？

高 沒有。

鮑 也許他說過，是不是你們老爺想娶親？

高 沒有，一點都沒有說過。

鮑 好了，現在你去吧。

（高陞下）

第五場 鮑國新（一人）

皮鞋，好像是小事，可是做得壞，再加上劣等鞋油，在上流社會裏就會得不

到人家尊敬，總有點不大像樣。……要是一有雞眼，那就更壞。隨便什麼都可以，就是不要生雞眼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

第六場 鮑國新與高陞

老爺，有什麼事吩咐？

高 你對皮鞋匠說過，不要有雞眼嗎？

鮑 說過了。

高 他說什麼？

鮑 他說：好！（下）

第七場 鮑國新與高陞（後上）

鮑 嘿！娶親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，又是這個，又是那個，這件事，那件事，都要弄得停停當當的。真要命！完全不像說起來那樣容易。喂，高陞，來呀！（高上）我還要對你說。……

老太婆來了。

來了，就叫她進來罷（高下）這件事情……這件事情……倒真是一件難事！

第八場 鮑國新與媒婆

鮑 你好，你好，老太婆，怎麼樣？有什麼事？端過椅子來坐下，說罷。怎麼樣？倒底怎麼樣？那個，那個叫什麼：安……怎麼樣了？

媒 是安小姐。

鮑 不錯，不錯，安小姐，一定是一位四十歲的老處女。

媒 絕對不是，包你娶了以後，每天都要滿口誇獎，謝我這老太婆還來不及。

鮑 你這老太婆真會說謊！

媒 我老了，不會說謊的，狗才說謊呢。

鮑 嫁粧呢？嫁粧呢？你再說一遍。

媒 嫁粧是：在公共租界裏一所兩層樓的石庫門房子，每月收入的租金真多得叫

人看着歡喜。還有兩月店，糧食店一家付起房租來每月就要付二百元，酒店也生意興隆。又有二所平房，一所是完全木造的，一所是石頭做的地基，每所房子每月可以收幾十元的租金。在法租界裏有一片菜園，前幾年有一個老頭子租下來種白菜，現在法租界的地皮貴得很，想收回來租給人家造房子，或者賣掉。

她自己呢？面孔生得怎樣？

媒 | 鮑

真像水晶似的！白裏透出紅來，好像血裏和了奶。你一定會滿意到這上面，

逢人就說：「真是謝謝她，多虧這老太婆做媒！」

媒 | 鮑

她是不是官家小姐？

不，她是做生意人家的女兒，不過她那種舉止行動，就是配起大將軍來都滿行的。她不願意嫁給做生意的人，她說：「我不管丈夫的相貌怎樣，只要是做官的就行。」她真是又漂亮又大方！星期日那天，她穿上一件新做的綢旗袍，——嚇！飄來飄去的，發出聲音來，活像是一位官太太。

鮑

我所以問你，因為我自己是個祕書，我一定要……你明白嗎？……

媒

那里還有不明白的道理？從前也曾有一過祕書來說過親，看不中，給回絕了。他的脾氣很奇怪，說起話來句句都是謊話，並且一眼就看得出來的。他天生就是那個樣子；真沒有辦法，連他自己也不高興，他却仍舊不能不說謊，——這真是天老爺注定的。

鮑

除去這位姓安的小姐以外，還有別的人家沒有？

媒

你還要什麼？這是最好的了。

鮑

真是最好的嗎？

媒

你走遍全世界，找不出第二個來。

鮑

讓我想一想，讓我想一想。你後天再來。我們兩人還是這樣：我躺着，你再

說一遍……

媒

您老人家怎麼了？存心跟我老太婆開玩笑嗎？我到你府上走了三個月，一點

道理都沒有弄出來；您老是穿着睡衣，坐在這裡抽烟。

鮑 你以為娶親，就好比說：「喂！高陞，拿皮鞋來！」套在脚上，就出去，那樣便當，是不是？要知道這是終身大事，總得好生想一想，好生看一看才對。

媒 那有什麼？要看就看罷，貨色是擺着叫人看的。您叫人拿衣裳來穿上，趁現在時候還早，我們就去。

鮑 現在嗎？那不行！你看天陰得很，剛出門，就要碰着雨。

媒 這是您自己不好！頭髮已經顯得蒼白，快要不能行周公之禮了。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祕書，等到我們找着了姑爺，那時候才不來理會您哩！

鮑 你說什麼廢話？你為什麼忽然說我頭髮蒼白？我的白頭髮在那里？（以手摸自己的頭髮）

媒 一個人活來活去，總會活到白頭髮的時候。您看，您對這家姑娘不中意，對那家姑娘又不喜歡。您看，我還有一個人可以去說的，您比起他來，還夠不上

他的肩膀，他說話聲音宏亮，像大喇叭，在海軍部裏當差。

鮑 你瞎說，白頭髮的謠言是您編出來的。你當我不會照鏡子嗎？喂，高陞，拿面鏡子來！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拿。這是千萬要不得的，這比出天花還壞。（向另一間屋裏走去）

第九場 媒婆與柯慈甫（奔入）

柯 喂，鮑國新！……（看見媒婆）你！是你嗎？你怎麼也到這里來了？喂，你怎麼給我說合成這樣一個倒霉老婆？

媒 她有什麼壞的地方？你應該盡你做丈夫的天職的。

鮑 哼！盡做丈夫的天職！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老婆！沒有她，我難道活不了嗎？

媒 你自己老纏住我不放，滿嘴都是：「老太太，你給我說一說罷，隨便怎樣都好辦。」所以我也只好隨便代你說合一個了。

柯 你這老狐狸精！……你到這里來做什麼？莫非鮑國新也想……

媒 那有什麼，總之是天老爺注定的。

柯 這混蛋，好！在我面前一句話也沒有提起。這算什麼一會事？偷偷的來！好呵！

第十場

柯慈甫，媒婆與鮑國新（持鏡注視）

柯 （潛走到鮑身後，嚇他。）嚇！吓！

鮑 （驚呼，鏡落地粉碎。）你這瘋子！做什麼？……做什麼？真洵氣！把人家的魂靈都嚇出竅來了。

柯 不要緊，鬧着玩的。

鮑 這也好鬧玩的！別人給你嚇得到現在還透不過氣來，鏡子也跌碎了；這東西不是白拾來的，是在惠羅公司裏買的，的確確是英國貨。

柯 算了，我賠你一面鏡子就是了。

鮑 叫你賠罷。我知道你買來的那些鏡子的，不是人顯得好像老十歲，就是嘴臉

歪斜的。

柯 喂，我先該生你的氣，你連要好朋友，連我都瞞起來了。你不是想要娶親嗎？

鮑 真是瞞說，我並不想娶親。

柯 嘿！你還要賴！證據就在眼前。（指媒婆）那邊站着的，誰都知道是什麼玩意。不過這也不打緊，這有什麼大關係？這是人生大事，每個國民應盡的一份義務。好了，好了，這事情由我一人來辦。（向媒婆）你把前前後後說一說，是世家，做官的，還是做生意的？叫什麼名字？

媒 名字可不能告訴你，人家是千金小姐，芳名是要守祕密的。我只能告訴你：

她姓安。

柯 姓安的人可很少，不過這也不去管牠。喂，我問你：她住在那里？

媒 靠近淘沙場那邊的鳳凰里。